

实践是图书馆学最大的价值取向

[作者] 陈业奎

[单位]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摘要] 图书馆学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问题。这种价值取向有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我们思维的进步，浪费了图书馆事业的情感资源和智力资源。为了图书馆学的发展，我们应选择实践作为图书馆学最大的价值取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以实践的思维方式理解、反思和发展图书馆学。

[关键词] 图书馆学，实践，价值取向

一次投稿经历，使我再次感到当代图书馆学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曾经把文章《功利性读书的文化报复》投向我们自己专业内的一家著名期刊，该刊马上退稿，并说明原因“请投向读书类刊物”。我对此感到很吃惊：因文章水平低而被退稿，无需大惊小怪；怎么研究“读书”的文章在图书馆学中却是另类的了？（后来发表在《图书与情报》2002年第3期上）。

再明白和简单不过的道理告诉我们：没有“读书”，就没有图书馆存在的意义，谈何图书馆学？现今，大多数图书馆工作者仍然从事与书有关的工作，知识分子钟爱的《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科学时报》等报纸有专栏《读书周刊》或《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有大量的读者，2003年人大代表的提案也多次论及“读书问题”[1]，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光明网（www.gmw.com.cn）、人民网（www.people.com.cn）和许多门户网站也十分重视读书研究（如《新浪读书》），CCTV的节目《读书时间》很受观众欢迎。这些社会存在都说明读书研究仍是时代的需要。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图书馆学为什么要失去这块阵地？或许有人会说，不研究读书并不能说明图书馆学存在太大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换言之，这正是图书馆学价值取向问题的一个反映。与读书研究的孤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时尚与技术时髦。翻开图书馆学期刊，不难发现，许多专家的“导学”早已脱离了图书馆事业的实际，“文本研究”横行无忌，“模仿秀”很有市场。比如，从来没有上网的人却能发表许多有关网络与图书情报关系的论文，研究ebook多于研究普通图书，许多人对我们熟知的图书馆事业不感兴趣而去研究不甚熟悉的领域。我没有绝对否定图书馆学研究价值的意义，也没有说图书馆学研究者中不能出现靠抽象思维而成名的专家，更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是认为目前图书馆学共同体和个体学人的观念存在问题。图书馆学应该“亲民”，不应该把现实抛到“千里之外”。当今，图书馆学实践理性研究被遮蔽与冷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两种错误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是“纯粹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一味从纯粹概念出发，越发把图书馆学神秘化。克隆意识占领了他们的大脑，他们是学术“生产线”的一个“工匠”。正如张晓林所说“...多数成果（包括相当部分博士论文）仍停留在描述、综述和关于‘体系’、‘框架’、‘规律’、‘论纲’、‘趋势’、‘回顾’等理论游戏中...”[2]。又如，图书馆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让人无法理解的概念和理论，如图书馆函数、图书馆哲学定律、纳米图书馆，等等[3]。另一种是“纯粹实践家”。他们中的有些人看不起理论研究，对故弄玄虚十分反感；有的则不懂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管理学），对理论研究缺乏耐心，干脆以“无用”一言以蔽之；有的认为图书馆实际工作不值得研究，甚至认为“数字图书馆才是正宗的”。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研究观点，流露出把理论与实践片面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倾向。

我们要认识这两种极端的危害。若图书馆学的话语权（期刊版面）被“纯粹理论家”继

续掌握,这样的图书馆学即使不成为实践发展的阻力,至少也可能陷于隔靴搔痒的空谈之中。我们也会成为波普尔所说的“时尚的囚徒”。缺少理论研究会造成我们对事业缺乏有理性的认识,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我们熟知,但不真知”,许多实践经验无从总结,好的经验无法推广,对发展的一般规律无法把握,图书馆事业更无法获得前瞻性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说,错误选择价值取向的危害,就是浪费了图书馆事业宝贵的情感资源和智力资源,使图书馆人思维混乱。思维混乱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定误导图书馆事业,扼杀思想,正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却十分清楚,富裕也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太多的钞票就可能追逐太少的思想……刊物的激增可能扼杀思想。思想只因太欠缺了反而被这股洪水所淹没”。

实践能激起我们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强烈冲动,例如网络资源导航、数字化参考咨询、网络化用户培训、个性化定制与推送等新问题的出现,大大激发了图书情报研究者的科研热情。选择实践作为最大价值取向,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的学术思想是不是高明,除了看学科本身是否有大师,是否有经典,重要的是,要看它对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实的解答能力如何。当前图书馆学的紧迫任务,是对一些疑难的现实问题给出发人深省的解答,引领时代,以超前的探索精神和思维的进步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和指南,是与时俱进的关键。

选择实践作为最大的价值取向,又具有学科发展的现实意义,是图书馆学本土化建设的需要。只有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自己的事业。近来,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学研究者认识到我国的图书馆学已具备了在新世纪发展的客观条件,应适应新技术环境和新知识环境,超越西方图书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中国流派。我们需要厚重的学术积淀和艰辛的劳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以实践的思维方式理解、反思和发展图书馆学。

1 以实践的思维方式理解图书馆学

所谓理解图书馆学,就是理解它的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这是图书馆学者进行原创性学术探讨和开拓的中心问题,内在地包含了学科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体现出图书馆学人的价值观。

李德顺先生已精辟地分析了实践思维价值观:“人类思维的第一次大变革,是指从远古时代的原始思维——简单地概括为‘动作思维’或‘形象思维’走向‘文明思维’,也叫‘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远古人的思维方式,是和他们的直接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抽象概念,甚至物我不分,主客体不分。后来,人类开始学会用语言、概念、逻辑来进行思维,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从哲学眼光来看,20世纪以来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成果所体现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突破概念思维,走向‘实践思维’。所谓‘实践思维’即‘综合的、历史的、动态的思维’,或称为‘关系型动态思维’。它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即从以实体为中心进入以关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总的方向。‘实体思维’的主要表现,就是人们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实体的基础,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一定是某个实体的存在,或它的属性。一切只要是可靠的东西,它就一定是什么特殊的体,最终找到这个体,问题才被最终解决”[4]。现代科学和技术,已经走过了学科分化的时代,进入了学科综合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先进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技推动论。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更需要以这种“实践思维”方式来理解图书馆学。

1.1 以实践思维方式理解图书馆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图书馆学应该是一个学科群，其研究对象应该“粗分”，而不能固定在某点上。综合方法为其研究方法，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去探寻独特的研究方法。

试把近年来对图书馆学的批判观点归纳如下：缺乏统一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是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特征。但是，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图书馆学广泛地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广泛重复交叉。这一方面强化了图书馆学移植交叉的综合性特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学科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缺乏完整的概念框架。迄今为止，图书馆学没有建成完整的概念构架，甚至连基本的理论假设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图书馆学没有形成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假定前提，也没有建立起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主流理论体系和研究规范。而且，迄今为止，图书馆学的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经验对象的描述阶段。这是图书馆学不成熟的原因之一。缺乏自己专属的方法论。图书馆学缺乏内在逻辑统一、论证严密、有利于知识不断积累的一整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在这些基本方法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各种具体分析工具。

上述对图书馆学的批判性观点有其合理性。作为一门学科，当然要追求专门化和规范化，以便于明确学术问题，利于学术积累，易于比较和学术交流。但在不同时代，专门化的含义不同——在学科分化发展时代，一门学科如果不能做到专门化，就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但在学科交叉综合时代，如果还一味追求专门化，就可能失去发展的机会。再说，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从学科本身出发，而是如波普尔所言，是从问题开始的。图书馆人不能为构造纯理论而进行学术研究。图书馆学面对的是一个问题丛集，其研究对象，既有物质世界，又有人和社会，也就必然涉及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其中有对人的研究，如馆员素质研究；有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如文献计量学；有对社会的研究，如图书馆法研究；更多的是这些对象的综合。因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固定。这就注定图书馆学是综合科学，是一个学科群，是“包括许多学科的大口袋”，也就是说，不可能“纯而又纯”。这也是由图书馆学学科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跨学科、综合性仍然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哲学研究和数理研究等方法只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几种。图书馆学不可能最终被改造为自然科学或精密科学，我们仍需要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是开放与创新的理论体系。既然是事业，它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在面对问题进行思考时，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满意的答案，而不是去想：这应不应该是我考虑的问题？我是否侵占了别人的地盘？当对某一问题仅用某一学科的理论、方法无力解决时，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知识产权、数字图书馆，都是以前我们没有探讨过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必定给图书馆人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实践中研究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建立和逐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1.2 理解图书馆学的确定性与深刻性的辩证关系

现阶段，图书馆学界中许多研究者还在为“图书馆学的确定性”大伤脑筋，还在为图书馆学是否为科学而争论不休。我们如果仍然停留在这些“概念思维”研究中，就要陷入“概念大战”中。无疑，我们的情感资源和智力资源仍要被浪费。

如果我们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图书馆学，就会发现他们的争论是毫无实践意义的，就会发现他们没能正确理解图书馆学的确定性和深刻性的辩证关系。图书馆学研究者追求理论的确定性，就是追求在相应的领域全面地把握图书馆实践的本质，要求各种事物毫无例外地被覆盖在理论之内。但是，理论本身具有局限性，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再加上实践

又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图书馆学的确定性是相对的。

但如图书馆学研究者盲目追求深刻性，各种观点就不可能彼此沟通。图书情报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某一学科之内或某一领域之内，就不会得到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深邃认识。图书馆学丧失了确定性，理论就失去了科学性，也就失去了其存在价值。我们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注意在“碎化”与“泛化”之间寻找一种相对平衡。一个学科，由于希望把自己的适用范围重要性扩大到极点，从而放松对自己成果的某些限定，同样会遭致“自我毁灭”。实践能使图书馆学的确定性与深刻性很好地统一起来。因此，图书馆学是发展中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就是要解决理论的深刻性和理论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这也就回答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何以可能。

2 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反思图书馆学

当前，“科学技术推动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空前重视文化消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已凸显出来。学科科学认为，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皆导源于实践，学科的涨落与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呈正映射的关系。因此，图书馆学的“弱势”学科地位与图书馆事业的实践是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探讨图书馆学理论创新机理，反思图书馆学研究。可以说，图书馆学存在的问题主要出自于我们的理论研究者身上。

我们要着眼于实践，既超越逻辑实证主义从既有的科学知识出发的逻辑分析，又超越科学历史主义虽从科学活动的历史出发却脱离了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分析，也就是说，我们要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维价值观。当前，图书馆学单向度发展问题十分严重[5]，甚至出现了用培根的思想来评价当代图书馆学的观念。也有人有意把我国图书馆学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出现了用美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来评价我国当代图书馆学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值得借鉴，但我们需要超越这些思想。

我们不仅要解释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还要从改变图书馆事业这一角度去理解图书馆学，着重从“提高科技竞争力与文化竞争力”这一角度来反思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应有助于：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改革图书馆事业陈旧的管理体制，适应新技术环境，提高员工的素质。图书馆学应适应社会的变革，尤其在外部支持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图书馆学的内在资源建设应得到加强。

3 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发展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应包含科学与人文统一的深刻思想。我们要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发展图书馆学，走出“二元论”的误区。我们需要总结图书馆事业实践的规律，进一步修正、补充、丰富、发展图书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

我们要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脱离“黑板图书馆学”，走出“文本研究”的误区。近年来图书馆学中出现了许多脱离图书馆事业的观点和理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研究者沉迷于“文本研究”，偏执于概念的扩张和虚化，徜徉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实践使图书馆学富有层次性，有许多研究者有机会研究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等前沿课题，但大多数图书馆学工作者仍然要经营平凡[6]。挖掘新的学术生长点，是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应以实践为学术生长的源头活水，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性的实践操作倾向。我们应该把哲学层次、具体科学和人文科学层次、应用和技术层次贯通起来，既能抽象，又能具体；既有逻辑推理，又有经验实证。如此，一个全面发展的图书馆学必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 1 政协委员倡导全民阅读，将读书变成一种生活的需要．中国青年报，2003-03-15（1）
- 2 张晓林．与时俱进：让学科之树常青．图书情报工作，2003（3）：7-9
- 3 陈业奎．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图书与情报，2003（2）：63-66
- 4 李德顺．科技革命挑战传统思维价值观．科学技术哲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3（1）：3-4
- 5 陈业奎．质疑图书馆学的单向度发展．情报资料工作，2002（2）：20-22
- 6 陈业奎．技术的傲慢与事业的平凡．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6）：41-43

〔作者简介〕 陈业奎，男，1965年生，副研究馆员，发表论文32篇。